

# 反观九一一事件： 对美国反恐战略的解读（下）\*

马丽蓉

**内容提要** 追问九一一事件真相，认清了由此引发复仇之举与后续“大中东战略”间的内在关联，从背景、动机、思路、框架及其成效等方面质疑美国的反恐战略，以预判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九一一事件不仅是美国实施反恐战略的原初动因与强力推手，也对美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深远的影响，九一一事件后形成媒体牢笼对全球民主生态的消损更是不争的事实。

**关键词** 九一一事件 美国 反恐战略

**作者简介** 马丽蓉，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上海 200083）。

—

2006年6月25日，美国有一群不相信九一一事件官方解释的人身着印有“究竟发生了什么？”字样的体恤衫、拿着名为《九一一事件大错觉》的影碟，聚集到洛杉矶一家饭店，召开九一一事件阴谋论者论坛会议。他们对此事的看法与官方不同，说法之一是因官方疏忽所致，而最激进的说法是美国政府为引起世界战争一手导演的阴谋。美国“脱口秀”主持人亚历克斯·琼斯说：“这么多受尊敬的人士陈述的证据压倒性地证明，九一一事件是内鬼所为。”尽管“阴谋论”被有些人嘲笑为“野史怪论”，但佐格比国际民意调查所于2004年8月公布的一项结果显示，约49%的纽约人认为，美国政府领导人预先知道袭击阴谋，但没采取行动。<sup>①</sup>那么，九一一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一）九一一事件是一场“文明冲突”吗

在日本学者看来，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早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前就预言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民主体制国家将与伊斯兰世界发生激烈冲突。若将1975年《民主的统治能力》（原题直译为《民主的危机》）、1993年的《文明的冲突》与紧急事态体制的存在联系考虑的话，“民主是有限度的，为了渡过难关，建立紧急事态体制是必要的；一旦启动紧急事态体制，与文明的冲突就会发生了”等，如同电影脚本一样联成一串在脑海中浮现。<sup>②</sup>亨廷顿在九一一事件后接受采访时将此事件定性为“野蛮人”对“全世界文明化的社会、对文明本身的进攻”；防止此次事件升级为“文明冲突”的根本在于“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恐怖主义的立场”，“伊斯兰国家是否在反恐斗争问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2006年度一般课题“中东问题研究中的经典解读”成果之一。

① 参见《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6月27日。

② 参见[日本]田中宇著：《九一一事件迷雾——美国政府反恐决策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题上和美国进行合作”；如果伊斯兰国家“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或“进一步与犯罪分子联合”，引发“文明冲突的危险”就存在。尽管如人所察——动用九一一事件来启动紧急事态体制符合特定时期美国的国家利益，却殃及无数无辜的穆斯林，甚至美国普通民众，而亨氏的此番辩解又与布什总统的“反恐动员令”如出一辙，仍坚持将“伊斯兰国家是否在反恐怖斗争问题上和美国进行合作”视为阻止“文明冲突”的前提而巧妙地回避了问题的关键。

### (二) 九一一事件根本就是一个蓄谋已久的“政治阴谋”吗

日本学者田中宇从冷战思维的角度切入，并剖析布什政府欲维持以反恐为名的军事霸权体制的企图：“苏联的解体致使冷战的状态不复存在了。在这之后，美国政府中枢的一部分人，希望制造一个与冷战相似的、‘正义的美国’与‘世界邪恶势力’对立抗衡的体系，所谓‘世界邪恶势力’的最适当角色就是‘基地’组织等伊斯兰激进派组织了。”<sup>①</sup>他还追溯了“阿富汗陷阱”与九一一事件的历史渊源，提出下述看法：“塔利班就是本·拉登（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巴基斯坦）-中央情报局（美国）这个曾与苏联抗衡的‘阿富汗三方联盟’的新代表。这个三方联盟培育了与九一一恐怖事件有关联的伊斯兰激进派组织。”<sup>②</sup>“九一一恐怖事件发生两天后，俄罗斯《真理报》登载了一位俄空军司令官的话：俄罗斯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态。在发现飞机被劫持的数分钟内战斗机就会紧急出动，在其撞击大厦（袭击）之前击毁它。”<sup>③</sup>“一旦把九一一恐怖事件很可能是白宫和中情局所诱导的这一观点考虑进去的话，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解释，即白宫为了使独裁政治成为可能，启动紧急事态体制，而有意诱导了九一一恐怖事件的爆发。”<sup>④</sup>也正因为如此，官方的九一一事件真相调查结果引起美国全国上下长久质疑、诘难与讨论，尤其在五年后的今天，美国的反恐战略广受非议，越反越恐的国内外现实，“反恐”名义下的谋霸与拉选民更成为不争的事实，都从不同层面为这场“政治阴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 (三) “树敌——反恐——谋霸”是白宫精心所为吗

俄罗斯学者列·伊瓦绍夫借定义“美国”这一概念而剖析了美国图谋称霸世界的传统政治动机：“美国是一个把地球上的所有土地和近地空间说成是自己利益范围的国家；是力图控制整个当代世界的国家；是挥动人类历史上最威武的军事大棒、迫使盟友只为美国利益服务、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给他人、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原则建立国家间关系，且全然无视国际法准则，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与传统的国家。”因此，不排除美国政府欲利用九一一事件来实现称霸全球的可能，也不能忽视门罗的“西半球是美国”的理论已演变为“整个世界都是美国”的理论影响。鉴此，列·伊瓦绍夫推出了耐人寻味的结论：

“9月11日的悲剧是美国政府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美国和支持建立世界霸权的国际势力在政治上的成功……这令人想到：用波音飞机冲击摩天大楼和五角大楼会不会是精心策划的对全球的挑战呢？”“这场大规模的挑战使得美国变成了一个受全世界同情的国家，为华盛顿最近几年的军事政治行动找到了理由”。“只能同美国站在一起，同它一起承担对美国过去、现在和将来奉行的政策的责任，对它进行世界冒险的责任。所有的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美国的政策束缚住了手脚。这可是走向世界称霸的重要一着。”<sup>⑤</sup>

九一一事件后不久的民意调查也显示，有1/3的美国人认为应当把所有的阿拉伯人送进集中营，他们的切齿恨意绝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人之于犹太人。美国霸权主义者又利用传媒肆意渲染

① [日本] 田中宇著：前引书，第32-33页。

② 同上书，第36页。

③ 同上书，第50页。

④ 同上书，第85页。

⑤ [俄罗斯] 列·伊瓦绍夫：《全球挑战——9月11日的悲剧只对美国奉行建立世界霸权的势力有利》，载 [俄罗斯]《独立报》，2001年10月10日。

因九一一事件而在美国民众心灵中植下的这份仇恨，为美国树立新的“假想敌”、进而开展全球反恐做足了国内的情感文章。同时，美国霸权主义者蓄意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树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乃至全世界所面临的最危险敌人，以“反恐”之名向全世界发布军事总动员，在“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的恫吓声中组成“反恐阵营”，并向“邪恶轴心国”相继发难。但布什政府在“是否对伊朗动武”问题上的犹疑，折射出美国称霸世界野心的内外受阻，彰显了借主导全球反恐来谋美国治下世界新秩序的霸权战略日遭抵拒，预示着西方霸权主义利用九一一事件而“走向世界称霸的重要一着”受挫。

#### （四）九一一事件是重塑国内外全新的“美国形象”，借“战争”拉动内需吗

种种迹象显示，九一一事件发生时，正值美国经济从高科技产业的“信息技术革命”变为“信息技术泡沫”的时期。克林顿总统的“全球经济化”政策也以失败告终，美国经济开始出现滑坡的迹象。九一一事件和继之引发的反恐战争，使经济不再成为批判布什政府的话题。而“用大规模恐怖事件转移人们对经济危机的注意力，这是布什政府的一个策略，可以说是一种犯罪行为。然而，在高度民主体制下，经济危机可以导致政府失信于民，进而给全体国民带来危机。在经济危机即将爆发之际，作为非常手段，适当地对民主加以限制的思维，早在里根时代就已存在。”只有民主党克林顿总统任内采取了以针对性的经济政策避免经济危机的方针，此外3届共和党政权的布什父亲和里根“在经济危机到来之际，都采取了以军事方法推出紧急事态体制，对民主机制加以限制”的做法。<sup>①</sup>所不同的是，布什利用九一一事件乘势启动了“以军事方法推出紧急事态体制”，既因复仇而赢得了国内民众对布什政府的普遍好感，也因这场灾难获得了国际舆论的绝对同情与支持，在重塑国内外全新“美国形象”的过程中达到借“战争”拉内需的解困目的。但五年多的反恐实践证明，布什政府这一反恐策略非但未使国家解除经济困窘，还干扰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与民众生活福利的提高，近年布什总统增加军备财政预算屡遭质疑与反对即为明证。

#### （五）九一一事件是被西方强势传媒制造的一场“新闻事件”吗

国际传媒研究专家李希光教授曾对九一一事件作过独到的分析，认为，美国媒体对九一一事件的报道是延续公众新闻兴趣最成功的案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改变了一切”的广告语的高频传播；（2）电视画面的倍增输送；（3）选题上的倒金字塔效应；（4）形成了新闻话语霸权<sup>②</sup>，尤其是“恐怖袭击、电视画面带来了空前的新闻话语霸权，促使美国站在道德、感情的高地上，强化美国统治世界的合法性。新闻媒体访谈后，政府官员对这次恐怖袭击事件定格为对民主自由的袭击，媒体是在狂热的美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捍卫民主自由的情绪场景下采写、编辑和包装整个新闻事件的”<sup>③</sup>。因此，与伊拉克战争后果的忽略式报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九一一事件是西方强势传媒精心制造的一场“新闻事件”，对该事件后果的过度性报道又凸显出西方传媒新闻话语霸权的本质。

## 二

追问九一一事件真相，旨在进一步认清美国针对此事件的复仇之举与后来所推行的“大中东战略”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深度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脉络，前瞻性地判定国际政治的发展格局。

毋庸置疑，九一一事件所产生的各种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九一一事件成为美国谋霸的遮羞布

美国布什总统先将九一一事件定性为一场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乃至全世界一切爱好民主与自

① 参见 [日本] 田中宇著：前引书，第 86 页。

② 参见李希光著：《畸变的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83 页。

③ 同上书，第 181~189 页。

由人的战争,进而武断地用“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将世界一分为二——与美国为伍者即为反恐派,否则即为恐怖分子或“邪恶轴心国”。在复仇与反恐的一系列举措中,难掩谋霸之意:布什政府借口要追缴塔利班和本·拉登等基地分子,在九一一事件发生第26天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借口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有联系,不顾世界舆论和联合国的反对,悍然入侵伊拉克;借口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在巴以问题上日趋陷入“袒以压巴”的怪圈;借口伊朗、叙利亚为恐怖组织真主党的后台而在黎以战争中纵容以色列残杀无辜,并在伊朗核问题上大做文章;借口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大力推行民主改造“大中东”战略,引起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其实,早在九一一事件前基辛格就担心美国是否正对全世界采取一种过于霸权的态度,影响到“建立一种持久的国际制度”和“拥有持久的全球舆论支持”。用军事来解决一切,则是不明智的。<sup>①</sup>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利用中、日、韩等亚洲国家都重视本国与美国的关系这一倾向而将亚洲各国分而治之,但当今的美国为一己之利却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纠纷<sup>②</sup>甚至战争,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形象与全球舆论的支持率。但在九一一事件这块遮羞布的掩饰下,布什总统竭力使美国的灾难扩大为世界的灾难、使美国的敌人变成世界的敌人、使美国的反恐升为世界的反恐、美国的利益化为世界的利益,最终构建美国霸权利益主导下的国际新秩序。

### (二) 九一一事件成为美国党派争斗的政治软肋

九一一事件一直是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不断争斗的焦点之一。当年在布什与克里争夺总统宝座的关键时刻,是本·拉登的一段讲话录像助布什获胜。自此,布什总能在处于民意调查结果低谷时以九一一事件和恐怖话题为武器达到自救。在九一一事件五周年之际,白宫于2006年9月初就全力投入一场自卫战,意在赢得中期选举。9月5日,布什总统发表一份措词严厉的警告,称美国仍面临持续的恐怖威胁;9月6日,他在白宫向包括九一一事件遇难者家属在内的听众发表演讲,强调反恐的重要性;9月7日,《华盛顿邮报》网络版刊文分析,认为这是白宫在一年内第三次试图转换全国政治议题,强烈希望“在今年秋天把选民注意力从不受欢迎的伊拉克战争重新引向全球反恐战争。”布什不断援引基地成员的书信、录音等来说明“伊拉克并非与他们(恐怖分子)的反美战争无关”,而是“决定这场战争的核心战场”,并在抛出“黑狱”这枚新闻炸弹后,将话题从尊重基本人权转换到保护美国人的安全上,“反恐”又成为开脱的理由。民主党则紧紧揪住布什政府未能抓获本·拉登的心病与之展开斗争。9月5日白宫发表“反恐战略最新报告”称,美国的反恐战争取得了重要进展,国家更安全了。但民主党当天就对此评论说,“近年来共和党政府的政策使得美国越来越不安全,反恐效率也越来越低,民主党准备好把美国引向一个新的方向。”<sup>③</sup>美国学者比尔·卡尔斯顿认为,“如果国内外情况一团糟,总统就算耍出再巧妙的手段来设置新议题,也不会改变民众的判断。”<sup>④</sup>尽管2006年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九一一事件问题上做足了文章,但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惨败收场,表明布什政府利用九一一事件俘获民意这一政治谋算的彻底破灭。

### (三) 九一一事件开创了媒体鼓动战争的干政模式

在2006年9月2日召开题为“表达自由与差异”的国际传媒对话会议上,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批评西方在报道有关穆斯林议题时采取的双重标准,呼吁“国际媒体在缓解冲突方面发挥调解作用,而不是推波助澜。”<sup>⑤</sup>反观对九一一事件的全程报道后发现,西方传媒有关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报道就起了激化敌意的作用,如在渲染九一一事件恐怖效应、诋毁伊斯兰文明的造势中,竖起爱国大旗来激发和宣泄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且极端情绪化的报道框架转移了公众审视现实灾难与国家政

① 参见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2001年8月25日。

② 参见 [日本]田中宇著:前引书中文版序,第13页。

③ 《文汇报》,2006年9月6日。

④ 徐海静:《出奇活跃成功换话题,布什精着呢》,载《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9月8日。

⑤ 《文汇报》,2006年9月4日。

策间的内在联系。如果说，为了国家安全，政府有说谎的权利；为了举国一致对外，新闻界最好只有一种声音；为了战争的胜利，新闻也要当成武器<sup>①</sup>的话，那么，美国传媒鼓动政府向阿富汗和伊拉克开战就成为“言论自由国度”中“新闻不自由”的又一佐证，也开创了媒体鼓动战争的干政模式。战争研究者发现，“媒体在两个方面阻碍政策的形成与实施：诉求公众情绪的新闻报道对政策的抑制作用；全球实时报道对军事行动安全的潜在威胁。”<sup>②</sup>亦即，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传媒的宣传策略是从新闻、人文语境中剥离出政治语境，在政治语境的报道中逐渐丧失了职业新闻的客观、公正与自由的本性，造成美国新闻人在此种干政模式中丧失了职业操守、基本良知，甚至自我意志。

#### （四）九一一事件催发“全球恐伊症”的肆意蔓延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西方强势传媒肆意搅动国际政坛，如在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中假造新闻、无端判定“邪恶轴心国”、为“大中东”造势等，尤其将阿拉伯—伊斯兰问题变成了由西方传媒随意宰割的新闻议题。如果说伊朗伊斯兰革命曾激发了美国对“伊斯兰威胁”的粗浅认识，那么九一一事件则大大强化了此种认识，并升至美国安全战略的层面。因为，九一一事件不仅“以一种紧迫的新方式把宗教问题放到了美国人的议程上，而且在比较狭义的意义，似乎还将穆斯林的宗教以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形式置于美国人的议程上”<sup>③</sup>。尽管事发不久布什就到纽约清真寺表明政府的立场：不会将恐怖分子与伊斯兰教和普通穆斯林相提并论。但他有关十字军的“口误”却令其可信度大打折扣。与此同时，“伊斯兰正行进在本·拉登开辟的道路上”几乎成了西方各大传媒共同炒作的潜在议题，其基本逻辑思路大体为：九一一事件是恐怖分子所为——本·拉登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的本·拉登是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阿拉伯国家是恐怖土壤的滋生地——伊斯兰是一种暴力文化——九一一事件是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对立冲突的极端表现——九一一事件的元凶是美国、甚至是世界的敌人——九一一事件不仅将美国的反恐战略引向世界，而且受众恐怖心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受传媒潜在议题的长期影响。

#### （五）九一一事件后形成的媒体牢笼为美国实施反恐战略夯实了舆论基础

必须承认，因强势的美国传媒的新闻垄断，九一一事件这一国际重大议题的框架设置权已从美国传媒机构转向白宫，任何批评美国的言论都可被视为与恐怖分子同谋，由此形成一个庞大无比的媒体牢笼。<sup>④</sup>对此，英国《卫报》发表评论说：“真奇怪，这些被驯服的记者们曾几何时穷凶极恶地发掘他们总统的性丑闻。但是，今天，这些记者在报道那些与总统密切相关和更为严肃的重大问题时，完全丧失了他们当年的能量。”<sup>⑤</sup>其实，为寻找向伊拉克开战的理由，美国政府就创造了“伊拉克核查危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暴君萨达姆”等新的政治话语。开战后，这些政治话语则成为美国传媒甚至全球多数传媒的新闻用语。尽管美军在伊拉克一直未找到生化武器的有力证据，但新闻策划者不断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提法喂给不同的传媒的目的只有一个：我们需要战争<sup>⑥</sup>！可见，九一一事件后形成的媒体牢笼，在某种程度上为美国实施反恐战略夯实了舆论基础，在涉及国际重大事件的报道上，受众多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声音制约而陷入全球同意（global consensus）的话语霸权难以摆脱，严重危害了全球的民主生态环境。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成红）

① 参见李希光著：前引书，第62页。

② 同上书，第372页。

③ Jack Miles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urvival* Vol.46, No.1 Spring 2004, p.23

④ 参见李希光著：前引书，第200页。

⑤ 同上书，第200~201页。

⑥ 参见同上书，第406页。

## Re-surveying the Event of September 11: A Dissection of the U. S. 's Counter- terrorism Strategy ( 2 of 2)

*Ma Lirong*

pp. 5- 9

In the process of re-survey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Event of September 11, we can find some internal relation from the action of revenge to U. S. 's position of " the Grand Middle East Strategy". People have reasons to hesitate U. S. 's counter- terrorism strategy from background, motivation, train of thought pattern and efficiency, which can help us to prejudice the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Event of September 11 is not only the origin and pushing power of U. S. 's counter- terrorism strategy, but also it's a key cause to affect U. S. 's global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Moreover, it is also a fact that this event has made a jail of media and deep damage to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democracy.

## The New Age of The Middle East Oil and the Middle East of New Oil Age

*An Weihua*

pp. 10- 17

The oil flourishing or a new oil age is com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oil industry chains have formed in the Middle East, which is chang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sole oil export there. The rise of oil price in 1970s was a kind of compensation to the lower monopolist profits controlled by international capital before, and reflected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oil producers and the foreign capitals. Now the new rise of oil price is due to the strength of oil economic power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il

producers and foreign capital has changed because of the progr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factor of the devaluation of U. S. Dollar for the high price of oil. The situation of "high oil price - economic depression - oil supply exceeds demand - oil price drop" may not appear simply in the future. The political factor is still an important reason to e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industry in the Middle East.

##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Oil Export Destin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

*Zhang Kang*

pp. 18- 24

The Middle East is the richest region in oil resource, and it is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oil export region in the world. The Middle East oil export mainly flowed into the West and U. S. before the Oil Crisis, bu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s are becoming the main regions to import Middle East oil after that. Because of the great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1990s, this new pattern of world oil trading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now Southeast Asia is

importing more and more oil from the Middle East. One hand, this changing oil trading situation can provide new oil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should try to seek a new energy strategy, learn more from west European countries in using of recycling resources, and import more oil from other region beside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